

塞

■高培莹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大聚会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次民族大聚会,这不仅说明了各族人民渴望互相交流,也说明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华夏的汉民族和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影响比较大的民族大聚会是:

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请婚,王昭君出塞,百官进贺表,匈奴的迎亲队伍和汉元帝的送亲队伍聚会,盛况空前。

北魏文成帝时,五部高车族相聚祭天,但参加盛会的不仅只是高车族,鲜卑族、匈奴族、丁零族、汉族和北方其他民族数万人参加了盛会。

北魏统一北方后,迁都至洛阳,加速了学习汉文化和封建化的步伐。在这期间,洛阳的鲜卑族、汉族、匈奴以及北方各少数民族每年的4月4日至4月8日都有盛大聚会。孝文帝元宏二年,洛阳举行盛

会,结合宗教活动的各种文娱活动盛况空前。史称“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百戏腾骧,所在骈比”,足见当时各族人民团结欢乐之盛况。

唐代贞观五年,正月在长安城举行盛会,除了在京城的各国使者与会外,远方的波斯、高昌、吐蕃、安国、林胡等也都纷纷遣使朝贡,凡与会者不分官职大小皆可领到唐太宗御赐的美酒。

清代的一次民族大聚会是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历经千辛万苦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举行盛大欢迎会和法会,国内各民族首领齐聚于此,乾隆不但亲自到会,而且厚赏各民族首领及其部众,并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抚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碑,以兹记载他关于大清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王旨”。

还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北巡。隋炀帝为了夸耀他治理下隋朝的“富裕和欢乐”,召集原先周、齐、梁、陈四国的乐家子弟,排练了大量的音乐、歌舞、杂技和魔术等节目。为了给众多的演员缝制服装,甚至用完了东西两京的彩色绸缎。并于大业三年六月北巡,进入突厥境,停驻榆林郡(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命令宇文恺作大帐,帐下能坐数千人。启民可汗率其所属奚、霫、契丹等部落酋长3500多人到帐下朝见隋炀帝。隋炀帝为他们大摆宴席,并演奏各类文艺节目。豪华壮观的场面让各民族首领们及其部众看得目瞪口呆,大家争着向隋炀帝献牛羊表示敬意。除了盛宴招待各族酋长外,隋炀帝又给启民可汗两千匹锦缎以及车马鼓吹等,其他酋长也按等级送礼。八月,隋炀帝又从榆林郡出发,

令宇文恺作观风行殿,上面可容侍卫数百人,下面装以轮轴,可以推移。草原的少数民族看了非常惊奇,以为是“神”,每逢看见御营,各族民众十里外就跪伏叩头。隋炀帝又至启民可汗帐,皇后至义成公主帐,赐给启民可汗及公主每人一个金瓮,其奢侈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历史上少见。这次大型各族首领聚会从隋炀帝来说,是为了夸耀他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大肆挥霍民脂民膏,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样大规模的各民族聚会在内蒙古草原上是空前的。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聚会,符合各族人民的团结愿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如果说历史上的一些民族争斗是“兄弟阋于墙”,那么,各民族大大小小的聚会则是“兄弟宴于家”。



摄影:哈斯巴更

日抒怀

■易玲

春上桃柳枝

阳春三月,去湖边漫步,只见水波逐层,飞鸟盘旋,柳枝轻摇,桃花初绽。此情此景,让我惊喜地意识到,春天已经来了,春意日渐浓了。

我喜欢从桃花与柳枝上确认春归。“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来遍是桃花水”“拂堤杨柳醉春烟”“吹面不寒杨柳风”……桃与柳,都是能很敏锐地感知并传递早春消息的乔木,大自然赋予它们春的冠冕。在春回大地这幅清丽明媚的水彩画中,它们既是先行者,也是抢眼的主角。桃花灿烂艳丽繁密,娇楚可爱;柳叶半黄新绿未匀,纤若细眉;桃枝疏影横斜,柳丝柔软摇曳;桃林灿若红霞,柳行醉舞堤岸。桃与柳,犹如一对各具风姿,平分秋色的姐妹,又似一双玉颜倚靠,相依相伴的情侣,任谁见了都无法挪开眼睛。

桃与柳都是我国的原生树种,都有着数千年的种植历史。从崇明岛到嘉峪关,从塞北到江南,从水乡到高原,从山野到庭院,处处可见它们的丰姿丽影。它们以其美好的形态、色彩和品性,在中国文化中氤氲了数千年,被人欣赏,被人悦慕,被人描绘,被人歌咏。《诗经》中既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也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酒渍桃花饮之,除百疾,益颜色。”桃能辟邪,美颜,促姻缘;“柳”与“留”谐音,古人离别折柳相送,既表示挽留不舍,也蕴含“春常在”的祝愿。

桃与柳,文人墨客爱之,寻常百姓也爱之;阳刚男子爱之,婉约女子亦爱之。在图画中,它们交相辉映。一红一绿,依风临水,互相牵惹,清新养眼。在成语中,它们成双

成对。桃夭柳媚,桃蹊柳曲,桃腮柳眼,桃蹊柳陌,桃红柳绿……在诗词中,它们双宿双飞。王维曰:“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黄庭坚曰:“小桃灼灼柳依依,春色满江南。”秦观曰:“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杨万里曰:“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未梢红。”辛弃疾曰:“寻桃觅柳,开遍南枝未觉。”赵孟頫曰:“野店桃花红粉姿,陌头杨柳绿烟丝。”纳兰性德曰:“记得别伊时,桃花柳万丝。”……

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生活的村庄或河畔,门前或街道,大约都有几株桃花、一行柳树伴随我们一起长大。它们好看却不张扬,优雅却不矜贵,立于寻常巷陌水岸却始终保持着高洁姿态,美得毫无距离感却也不容你忽视。你一定曾捡拾过桃树的落花,品尝过甘

甜的鲜桃,或许也在满树桃花下萌动过青春,酝酿过胭脂色的桃花酒,向往过桃花源的纯净和乐;你也一定曾被柳枝轻抚过肩头,在柳荫下倚坐乘凉,或许也追赶过飘舞的柳絮,编织过柳枝的花环,在牛背上吹过柳笛。

如酥微雨,冉冉飞云,平铺新绿,乱点碎红,拍堤春水,解语莺燕……春天的美,俯拾即是,但我尤爱红桃绿柳。桃花姹灼灼铺满春天,柳丝柔柔袅袅摇曳春光,一派花之俏,绿之韵。从每一朵桃花、每一根柳枝里,都可以找到《诗经》的古风、唐诗的豪情、宋词的清雅、元曲的音韵。它们穿越千年而来,带给我们赏之不尽的美景和人间真情的温暖,带给我们拥抱自然的能量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诗

■臧志君

眷恋

(外一首)

只有跋涉者才能感受到你的清冽与甘甜

你是我金色的田

只有耕耘者才能体验到你的富饶与丰满

我爱那泉水润心田

我爱那原野变新颜

千畴万亩春光好

蝶舞蜂飞尽是诗

你是高原的蓝

只有草原才能衬出你的秀美

你是我永远的眷恋

高原随想

当塞外的风吹打在脸上

才能感受到高原的沧桑

当聆听古老的长调

才能体味到牧人那缎子一样的心肠

当骏马奔驰在草原上

才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与宽广

当唱响悠扬的牧歌

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心路的漫长

这是我心灵的家园

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灯

■王玉玲

大地的树木(组章)

老柳树

走在黑龙坝的山野间,遇见了这棵百年老柳树。

老柳树,晨吸露水,晚沐雾霭。

抱着这棵树,向它要坦荡,要慈悲,要一尘不染的内心。

老柳树接纳了我凡俗的身体,抱住它,如同抱住了一个人前世的欢喜,和今生的光明。

走着走着,就和泥土上的亲人走散。像烟像灰,得浮沉的断崖。

成为孤零零的一棵,和土地相依为命。在黑龙坝,以恒久的姿势站立。

把自己装进大地的口袋里,又倒出来。已游离,穿越到愈发遥远的山野世界。

老柳树以吉祥赠土地,赠村庄,也赠我。赠一树的阴凉,化解心中的躁气。

一群小白蛇住在老柳树的洞里,彼此依存,互为依托。在黑龙坝,一位老人讲过白蛇庇护树木的故事。

我们听得懂,老柳树也听得懂。是真实,是传说,已无关紧要。

美好的事物,要从高处跌落下来。

我们要和一棵树彼此尊重,去敬畏一些未知的事物。

千年古榆

一次暗夜的跌落,一次生命的漫长旅行,把风挟持的一粒种子,打磨成一块硬骨头,扎在“三鲁之地”。

九九折枝,不生虫,不招鸟。灵气,灵性,是天地的神秘赐予。

种种传说,像树下长满的根,在一方土地

游走。

世间千年,流年运转。风从大地悠悠地刮,刮走世事的慌乱。

安静,如老僧入定,那是天的意图。

与时间对抗的生命,物我相融中,一种风骨,已经融入血脉。

虬枝老迈,岁月沧桑,包裹着一棵老树的灵魂,让传说和生长,同时进行。

站在树下,心里有了祈愿,去和一棵古榆树通灵。

神树

吉日嘎郎吐镇的一棵古榆树,叫做神树。村名以树命名:神树村。

古榆对此并不知晓。关于树的来历,村里的老人不知道,树上的鸟雀也不知道。

村里的人生生死死,村外的风刮刮停停。南来北往的雁群,留意风声里的秘密。

神,即神奇。与树共生,与神同存。

喊一棵树

站在西拉木伦河岸边,喊一棵树,一棵树就站立起来。

和它有着无法言说的默契,互为前世,互为今生。

有风刮来时,我也是一棵树。落叶,落泪,落光阴,落在时光深深的纹路里。

在尘土和流逝的时间之外,是黑夜和白天的折叠。

暂时藏起内心的繁茂,你若来,我就成荫。先打开了大地的每一扇窗,让阳光住进来。

还要打开的枝叶间的毛孔,吸收一下清早的雾气,让蝉声和鸟鸣住进来。

四季的时光里,不开花,不结果,不落泪。

一棵弯到尘世里的树,俯看身边那些开得艳丽的野花。

怪柳林

那些怪柳以宁静和超然之态,幽居西拉木伦河岸边。虽不言不语,却胸藏气象万千。

它以神秘的气息来召唤着我们——怪柳林幽寂的美是有形的,茅草吐出的香是无形的。

那些植物为闯入林中的人,下了“毒”,以草香为诱饵。让走入林中的人,迷幻、眩晕、陶醉。

可以感受到的,不是羊群的唱词,也不是牧羊人的吆喝,而是天空的蓝。

那些蓝,好像不是尘世的蓝,澄净、通透、高远。仿佛是流向天空的水,能洗去尘世的污垢。

云朵生出白蝴蝶的翅膀,在天上变幻、飞翔。眩着迷离的光影,带着天使的羽翼。让人暂时想逃离土地沉重的束缚,而飘离物外。

蓝和白,这两种颜色调和得干净和纯粹,干净得令人绝望,纯粹得令人几欲归去。

鸟鸣在此时,也是不被赞美的。它只是林中,悠远绝妙的回响。树林发出的长短颤音,让你贪恋这里,虚构林中木屋,有在此安度时光的妄想。

声音,在这里都是有魔力的。迷人的天籁,在林中响起时,风和鸟虫的音乐,建造了另一种天庭。一颗浮躁的心,找到了托付之所。

草的精灵在林中引路,让人脱离了自己的轨迹。微妙的林中之光把我们托起来,举到草尖、树巅。



图片来源:IC photo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